



經文：馬可福音五章1-13節，十二章15-17節

美蘇冷戰的時候我還是小孩，當時父親在家裡很少跟我們談政治，但我知他與鄰居不時會談到國際局勢。自小返教會，知道教會講天國，講天堂，卻不講政治。學校更不講，政治與我無關。對天真單純的我來說，信仰就是我的世界，但我的世界很小，幾乎只有家人、學校和教會。

古代人的世界並不像這樣，政治、宗教、親族、經濟彼此關係密切，生於一個家族，便即擁有那家族所連帶的一切政治、宗教、經濟聯繫。人也不會把宗教信息與政治信息分開。「天國近了，你們應當悔改。」不僅是宗教的改革，也是政治改革；不僅是政治改革，也是經濟改革。「虛心的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……溫柔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……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……不能又事奉神，又事奉瑪門……駱駝穿過針的眼，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……」

耶穌的傳道行動不只是為拯救人的「靈魂」，耶穌乃傳「神國」的道。對猶太人來說，耶和華是世界的主，沒有靈與物之二分。在耶穌趕鬼入豬群的記載裡，有將政治軍事與屬靈互相滲透的可能。那鬼叫「群」，「群」其實就是羅馬軍旅的稱呼（這裡有點語帶相關）。聖經作者似乎有意套用聖



經的摩西傳統，選用一些軍隊行動常用字，例如「派遣（打發）」、「操往（闖）」來記述豬往海裡走的情況，並且正如埃及軍隊在紅海淹死，這群「軍旅」也在「海」裡淹死了。有人主張耶穌說「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；神的物當歸給神」，是倡議一種美國式的政教分離原則；或以為主張宗教是屬靈的，政治是屬世的，兩者應互不關涉。可是耶穌一向所講的神國都是終末的 (eschatological)，祂所指的以色列復國，並不只是促成一個與羅馬平分秋色的巴勒斯坦小國，而是一個由神作全地君王的國度。

今天不少香港基督徒，由於受殖民地教育，國家和社區認同感很低，對政治和國家大事也沒有什麼興趣，容易把基督教信仰當成修心養性的修煉。就算教牧、信徒領袖中，也不乏抱持這種思想的。不知大家會否覺得奇怪，在教會裡信徒主要都在談公司的遭遇、進修的難處、家人朋友的相處等，但是當他們跟未信主的朋友一起時，卻很可能轉而談股市起跌、西九項目、台海兩岸，並中俄密約。我們一旦把神國變成「天堂」，便容易下意識地把社會大事從信仰中放逐出去，這倒過來又叫我們眼光更短淺，難怪我們今天已不易找到胸懷普世的信徒。

反省：我的信仰生活中，有多少與現今香港的政治經濟生活有關？我的祈禱生活中，有多少與世界大事有關？我可以如何培養守望社會的習慣呢？

祈禱：主禱文（太六9-13）

（作者為傳道人）

註：指一年內進行正常性生活而未能懷孕者。

一項調查顯示，受訪者中約六分之一在醫學上被判斷為不育。<sup>註</sup>生育困難不僅是撒拉、利百加、哈拿和以利沙伯的痛苦，同樣是今天不少家庭的困擾。懷孕困難之苦衷並非人人皆能言之於口，且又跟關係深厚有關；所以在討論生育的課題上要分外小心，免得落在論斷的罪中。

（作者為臺灣堂傳道）

生養眾多既非命令，亦非針對今天我們的處境而言，那麼，生育與否就不是誰比誰更貼近命令、更能達標了。但倘若我們是與不少港人一般的欠缺信心，便當向賜恩的主禱求信心與能力，不讓恐懼蓋過我們，忘記了愛我們的主。對上帝抱持觀望的態度，吃虧的總是自己。選擇地相信，局部處境性的信靠，其必然結果，也當然是局部生活蒙福，這畢竟是撒什麼和收什麼的關係。

聖經學者指出「生養眾多，遍滿地面」是上帝特別給亞當和夏娃的祝福，好讓他們能治理地和其他受造物。這祝福也臨到挪亞，好叫他也肩負同樣的使命；這與創造和再創造、當時人口稀少有密不可分關連，與人口爆炸的今天不能同日而語。

三思而後行，是中國人的傳統智慧，計算代價才啟動工程，也是聖經的教導。不過，在路加福音十四章所談及的「計算」卻是指作門徒的代價。要作真正的門徒，便必須全情投入，否則，雖然我們每星期上教會，也稱不上是主的門徒，就如我們曾聽某著名學者講課，卻不能稱為他的學生。

香港出生率之低，全球稱冠，現時總和出生率只有零點九，即平均每名婦女一生人生育不足一個小孩，遠低於平衡整體人口所需的二點一，人口老化問題亦已可見。有政府司長於年初就此鼓勵每個家庭生育三個小孩子，結果，引來了一陣陣的訕笑。評論普遍指香港在過去二十年，於教育、就業、房屋、政治及經濟等課題上均出現結構轉變和危機，港人對社會種種制度和前景皆缺乏信心，豈敢禍及下一代？況且養兒育女既是長達二十年的馬拉松消耗戰，一般家庭要擔當此責實在殊不容易，更遑論養育二名孩子了。



● 朱秀蓮



# 屬靈爭戰!!!

● 亞莊（美門堂）

